

接近世纪初

王安忆
散文新作



Wang Anyi

浙江文艺出版社

SANWEN XINZUO

接近世纪初 王安忆散文新作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梁 珊

王安忆散文新作

接近世纪初

王安忆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遂昌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3000

插 页 2

日 期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030-3/I·949

定 价 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我的散文并不多，倘若以十万字为一本的话，这本《接近世纪初》当是第二本，第一本是《蒲公英》。这本书大多是写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由于出版上的某种变故，这本书拖延了下来，以至第三本《乘火车旅行》，第四本《重建象牙塔》的散文集都在之前出版了，这第二本才又拾起来重新编辑出版。因此，在其中又收进了大多写于一九九七年的最近的散文，大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于是，这些文章便相距有十多年的时间，看起来也许会有些乱，有些不一致，之间的缝隙是太大了。

这十多年里，不说大事小事，仅只是些细枝末节，扬起落下，扫扫也有一大堆，跨过来，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生疏了。似乎是，没有什么过渡的，一下子来到了十年后，真有些“弹指灰飞之间”的感觉。那时候，正当出头之日，面对件件事情都勃勃然的，干劲特别足，有一点思想都要撑足了，落到纸上，有些广种薄收的意思。可真是能写啊！信心那么充足和饱满。而如今却不同了，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

思想的产生不那么容易了，落到纸上也很不轻松。不是因为枯竭，更不是因为谨慎，倒是因为相反的情形。思想

随着斗转星移，变得沉甸甸的，借用一个形容词，有些“积重难返”的意思。它现在是庞杂得多，而词汇就显得不够，表达限于无能为力。即便是这样的小文章，也变得困难起来。

思想和心情也都不再是纯洁的，十多年的劳作积累起的经验是繁复的，使眼光怀疑，对事物缺乏了信任，反而徘徊了。谁说青年是彷徨的，中年才是痛苦的彷徨。甚至以为过去的劳动价值，不一定那么靠得住了。这就是我在《接近世纪初》中写到的悲观主义的中年。以此篇名为书名，也是为了强调这个最近的时期的情形，这个情形我铭刻在心。我感觉它是一桩重大的事件。今后，有许多情形将为此而改观。

当然，这些小文章根本不足以说明这个大事件，更多的文章也难以说明，它将分散在许多的地方，渗透在许多地方，再要过十年十多年，才可看清它们，将它们收集起来，建立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思想阶段和情感阶段。

如我们这样以纸笔为生的人，时间的流逝是多么迅速啊。以白纸黑字承担思想，真是不堪重负，于是，一切变得虚无，正合了时间的虚无性质，这才显得光阴如梭，生命在沉思默想中流失，伸出手去，握住的是什么？空气，还有光和暗，这就是我们的思想的形状吗？此时此刻，悲观主义又一次袭来，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走完它的里程，前边才有欢乐。

王安忆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

目录

序	1
回忆	1
那年我们十二岁	4
房子	7
我的业余生活	15
我的第一本书	19
我的音乐生涯	22
我的“书斋”生活	27
户内与户外	29
李章给我照相	34
看一场恐怖电影	39
记一次服装表演	41
我之服装所见	43
疲惫的都市人	45
陕南村一家	48
上海的洋房	50

目录

海上的繁华	53
一个孩子和几个大人	55
小品	59
市井之趣	62
杏茶	65
回忆倪慧玲	68
我的同学董小苹	71
怀念萧军先生	81
两个邮递员	85
刘教授和中国当代文学	87
李选择什么	90
凯里	93
岛上的顾城	100
岳丁的故事	108
父亲的书	111
拽子	114
投奔唐主任	116

目录

见葛优	120
老李	123
法兰克福	127
又旅德国	135
等待歌星	141
荷兰行	145
访日点滴	160
美丽的香港	180
悲情九龙城寨	183
延安的回忆	186
塞上五记	190
客访绍兴	201
茹家楼	203
华舍住行	225
接近世纪初	247
纪实笔记	256
最远和最近	259

目录

男女关系的乌托邦	261
雅致的结构	272
往事重读	280

回 忆

经历过的事情，留在脑子里，待日后想起，便成了回忆。还有一些事情，是留在心里，“不思量，自难忘”的，算不算作回忆呢？也算作一种深刻的回忆吧。深刻的回忆是最难处置的回忆，我想这包括有两种，一种是努力要保存的，一种则是努力要忘记的。努力要保存的回忆，是不敢去触碰的，似乎一触就醒，犹如梦一般，犹如惊鸿一般，转瞬便会逝去的。这样的回忆，在我生平有过几回，其中有一回是重庆。那次走重庆，是从成都乘火车去的，夜里才到，第二天一早便上船去三峡了。我发着高烧，一天没有吃饭，同伴们搀着我，走在重庆夜晚的石阶上。在我昏乱的脑海里，重庆的印象是一座巨大而狰狞的石堡，石壁的缝隙里，流泻出一丝丝的灯光，透露给我人们生活的消息。我软弱地去扶墙，石头留给掌心潮湿冰冷的回答。我抬头去看天，天很小，有几颗星星，停在石堡顶端。我的印象还有，重庆在夜幕前沉默黑暗的巨大剪影，如有一股神秘、恐怖的威慑力。次日清早，天不亮，我们来到了朝天门码头，雾气浓重，石阶蜿蜒而下，伸向遥远的长江，灯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走到江边的石阶道路无比漫长，长江永远在雾气中隐约地闪光，我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汗流如注，我绝望地对伙伴说：什么时候才到呢？天总是不亮，石阶散漫地平铺而下，多么辽

阔的江岸啊！这就是重庆，它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阴森，恐惧，神秘，绝望，直至美丽。这种美丽是摄人魂魄的。后来许多人对我说，重庆并不是这样，那都是我自己的想象。而我宁愿相信重庆是这样的。为了保护我的回忆，不使它受到侵害，我从此再不去走重庆。我想，我再一次走重庆也许会破坏我对重庆美丽的回忆。另一种努力要忘记的回忆，往往总是使人沉痛的回忆，人生中都难免会有几回。我曾经尝试用快乐的旅行和游戏抹淡那种回忆的印记，我还用许多哲人的道理说服自己，将那种回忆解释成平凡的事物，我又期望时间的作用。岂不料时间过去得越久，那回忆却越是鲜明，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想起，将它铸得越发坚固，似乎长在了生命之中，要与生命共存亡。最后我试图以重复的方式去消灭它。我决心从我的回忆上再走一遍，将它摧毁。重走一遍几乎叫人心碎，事过境迁，那一日的情形却更加历历在目，且又虚无缥缈。我来回地走着。回忆在我脚下成了废墟，尸骸还存。这一种回忆叫我们无可奈何，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将生活变成沉重的事情。应当说，有一些回忆在重复中渐渐平淡了意义，肝胆俱裂的情形渐渐消失，无法消灭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也已经使我们很够呛。最终我们只能将这个回忆留在心底，使用我们逐渐磨炼成熟的毅力和意志，承受它的压迫。我们轻易不去碰它，能绕开且绕开。我想还有一种回忆具有这两种的特征，它是人既不愿保存又不愿消灭的，它使人产生矛盾的心情，我曾经目睹过这种回忆的场面。那是在欧洲的一个牧场，棕色、黑色和白色的马匹在碧绿的草地上漫步，我们纷纷抚摸着它们的鬃毛和光亮的皮肤，还和它们做各种亲爱的姿态，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而我注意到我们中间唯有一人始终站在远处，与马匹保持

着相当的距离，我知道他是我们中间唯一有过马背经验的人，他曾经有过一段草原和骑手的生涯，照理说，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理由和马匹亲近。可是他一直站在快乐的人群的外面，表情有些害羞，嘴里咬着草根，他既不走近，也不远去。后来我们参观马房，两排马房中间是一条走廊，我们从高大的马匹之间穿行而过，这时候我看见他忽然站住脚步，伸出手拍了拍一匹马的脑袋，他的眼睛变得温情似水，然后他吐出草根，非常温柔地骂了声：“操！”我想，这大约就是这第三种回忆的情形，它使人怦然心动。所有这些回忆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我们的行为，它们使我们去某一些地方，不去某一些地方，做某一些事情，不做某一些事情。它们使我们的人生增加了累赘，拖了这些累赘，我们的道路越走越乏，脚步越来越沉。然而，也正因为它们，我们的人生才有了一些积累，经验和情感都没有像竹篮打水那样，那头来成了一场空。这就是回忆给我们的财富。

一九九〇年九月

那年我们十二岁

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季，“革命”的狂飙已走过上海的马路进入到城市的中心——各级政府机关大楼。六月里扫“四旧”的热潮如同隔世般遥远，回想那摩登男女提着剪断的尖头皮鞋赤脚在街道上疾走的情景，令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悸的快意。这时候，上海的马路格外平静，革命的深入留给我们一个平淡的表面。

那年我们十二岁，正上小学五年级，革命没我们的事，我们只能在街头走来走去，看革命的热闹。我们奔跑着抢夺传单，妄图引起散发传单的紅卫兵的注意；我们跟在紅卫兵的游行队伍后面，怎么赶也赶不走；我们学会了许多造反的歌曲和口号。而这时，革命走过了街头，撇下我们这些热情的观潮者，我们走在上海凄清的马路上，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我们都正在长身体的年龄，衣服有些嫌小，吊在身上。我们看上去，孩子不像孩子，少女不像少女，又幼稚，又矜持，有一副古怪的难看样子。这时，在我们前面走着两个女人。她们的短发和蓝布罩衫，带有经过革命扫荡之后的摩登的残迹，她们中的一个，裤腿尤其触人眼目，令人起疑。我们走在她们后面，许久，交换眼色道：你们看，她的裤腿！她的裤腿显然不到标准的六寸。我们沉默下来，一股激动紧张的情绪攫住了我们。我们无意识地

跟着她们，走过了一条马路。这时候，有一个冲动正在我们心中生出，并且迅速酝酿，变得不可抑制，这是个什么冲动呢？它似乎是一种想去触犯什么不可触犯的东西的要求。像我们这样的规矩的小学生，从来没有机会去触犯什么，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想：这人的裤腿不到六寸，而红卫兵们都不在街上了。我们心跳得很快，一步不舍地紧跟在她们后面。我们似乎面临了一个选择，选择的时机转瞬即逝。当我们走过一面橱窗，橱窗里的灯光照耀着我们，使人目眩，我们一步窜上前去，对那女人说：“同志，等一等！”她们愕然地转过脸来，看着我们。我们牙齿打着战，脸色苍白，我们避开她们的眼睛，说：你的裤腿。四下里忽地涌来了人群，包围了我们。本来行人稀少的黄昏的马路，顿时变得熙攘起来。人们互相问着：怎么了？怎么了？那瘦裤腿的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软弱地说：怎么了？我们浑身战栗，手腿发软地说：你的裤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笼罩着我们。我们中间那个比较勇敢的带头走进旁边的商店，向一个店员说：借你的皮尺用用。店堂里刹那间挤满了人，我们用颤抖的手去量她的裤腿，果然不到六寸。那女人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惶恐的眼睛望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处罚，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停顿了一会才说：“你自己回去想想吧！”许就是在这瞬间，我们被她们窥破了虚实。她的同伴接过皮尺重新量了一量，说：明明是六寸嘛！她还量给我们看。我们的惶恐与窘迫是无法形容的，我们中间最软弱的一个退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她们越发看出了我们的虚弱，便越发厉害，指着我的裤腿说：“你的才真正不到六寸呢！”我穿的是一条童装背带裤，两侧镶有红边，短短地吊在脚踝上。那女人躺在她的同伴身上，悲愤地说：“这么多的人都围过来了，

多么难看啊！”店员们便用温和的言语安慰她，说：“算了！算了！”我们从水泄不通的人群里挤了出去，天已经完全黑了，朝这里涌来的人群不断。上海这个城市，在任何年头，看热闹的劲头总是不减。我们互相间不说一句话，也不看一眼，匆匆分手，往自己家去了。

我们过后很长时间没有碰面，碰面会使我们想起这事，这使我们难堪。我们本想去触犯别人，别人的尊严就好像是一种权威，那是一个要使所有权威扫地的年代。不料，却使我们自己受了伤，而我们正是那种受不起伤的年龄，将什么样的受伤都要无意地夸大。这就是一九六六年的“街头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场景。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

房 子

插队的日子于我已是十九年前的事情了，十九年的时间成了往事，我们渡过了多少岁月啊！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在我十六岁的年纪里，坚决地离家远行，除去尚未来得及培养成熟的信念之外，更强烈的则是渴望独立的心情。

在出发之前一个多星期的日子里，我每日里最最热心的功课，就是检点凭了插队通知买来的一只帆布箱，将不多的几件换洗衣服以及一大叠日记本拿进又拿出，横放又竖放。而母亲给我的三十元钱就更激动人心了，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得到过的巨大的财富。妈妈为我缝了一个小口袋，贴身挂在脖子上，使我感到非常富足。按文件规定，每一名知青都有钱和木料，当地生产队必须为知青盖房，于是，我几乎日日夜夜在憧憬着，如何布置我的房子。我悄悄地将一个娃娃塞在了箱子底层，这娃娃原本是一身军服，口袋里有一本塑料做成的“语录”，我自己做了一条背带短裤，为他穿在里面，我想以他来装饰未来的房子。箱子里还有一只热水瓶，里面灌满了什锦糖，两只倒扣的脸盆底下，是各色饼干和蜜饯，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吃着糖果，也是我憧憬中的一幅图画。就这样，我兴致勃勃地上了路。火车驶出站台，终于离开市区，来到宽阔的田野上时，我心里说不出的舒畅，心想，从此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去的地方是安徽淮北一个叫作“五河”的地方。人们说：“五河五条河，淮，惠，仲，通，沱”。它虽是淮北，却因在淮河边，相对来说稍稍富裕一些，尤其在我所到的“大刘庄”，被外庄人视为一个富庄，其标志为“青砖到顶”的房子。过了有相当一段日子以后，我才明白房子是分有很多等的，最差是土坯房，然后是底下砖上面土坯，至于砖的高度则表明着富有的程度，在大刘庄，最好的房子是青砖到顶，却没有一幢瓦顶的房子。我住进了大刘庄上头一份青砖到顶的房子。

这是一个公社干部的家。男人在公社做“主任”，究竟什么部门的主任，到我走时也没弄懂。反正，在公社做事，一般总被人称之为主任，他们最摩登的装束是戴一个亮闪闪的坦克链手表，身穿黄色丝绸短袖衫，骑一辆自行车，从大路上驶过时，风吹起了他们的衣衫，地里做活的人们便说：主任来了。这家的女主人是大队的妇女主任，一般不下田干活，只在家操持家务。她家有五个孩子，老大比我稍大一些，是县高中的毕业生，这时在大队医疗队做发药的工作。大队的医疗队是从蚌埠医院里下放的，因此大刘庄的医疗站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疗站了。尤其是其中有一名极为优秀的五官科医生，自他来到大刘庄后，就有许多耳鼻喉患者从县城和蚌埠乘了车船再步行十来里路，来这里就医。这一名高中生被庄上姊妹们十分羡慕，都说她长得俊，我认真研究，并没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俊，却觉得她的气质相当不俗，人又极其聪敏，在我插队的日子里，她给了我一些她所意想不到的安慰。在她之下，是一个小我两岁的女孩，能干而忠厚，家里家外的活儿，大都是她顶着，再下面是一个男孩，在大队小学读书，以下又是女孩，最小的是还在怀里吃奶的男孩。除了小男孩是和父母睡在后进的三间屋